

ГОРЬКИЙ

В ЛЮДЯХ

在 人 间

高 尔 基 / 著

李 鹤 龄 / 译



□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



ПОПЫСКИ

在 人 间

高尔基 / 著
李鹤龄 /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责任编辑:易 群

封面设计:宋建华

责任技编:王建慧

在 人 间

高尔基 著

李鹤龄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04,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35000册

ISBN7-5405-1661-5/I·190

定价: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

我来到人间，在城^①里正街上一家“时髦鞋店”里当“小伙计”。

我的老板，是个圆圆脸蛋的矮个子。他有一张毫无特色的棕褐色脸，一口绿色的牙齿和一对脏兮兮的水泡眼睛。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常常做鬼脸。

“别做怪相。”他的声音很低，但语气非常严厉。

令人不快的是这双混浊的眼睛居然能够看见我！说它能看见，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也许老板只是在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了，别做怪相。”他的声音更低了，两片厚实的嘴唇，几乎没有动弹。

“别挠你的手，”他干瘪的低语，好像爬到了我的身上，“你是在正街上一家第一流的店子里干活，这一点你得记住！小伙计就得像雕像那样，站在店门口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也不能不挠我的手，因为我的两只手直到胳膊肘都布满了红斑和脓疮，疥癣痒得我实在难忍。

“你在家是干什么的？”老板一边仔细察看我的两手，一边问道。

我回答的时候，他不停地摇晃着他那个紧贴着灰白头发的圆脑袋，气呼呼地说：

“捡破烂，这比要饭还差，比偷窃还不如。”

我却不无骄傲地说：

① 指作者的故乡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后改为高尔基城。

“你知道，我还偷过东西呢！”

他当时把一双手放到小柜台上，活像一只猫伸出它的爪子，一对空虚的眼睛惊恐地盯着我的脸，压低声音说：

“什么？你当过小偷？”

我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

“好啦，我们认为这是小事。要是你偷我的鞋子或者钱，那我就送你去坐牢，一直坐到你长大成人。……”

他说这话时态度很平静，但我却吓了一大跳，因此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

除开老板之外，在这个店里做生意的还有我的表兄弟萨沙，雅科夫舅舅的儿子。另有一个生着一张红脸庞的老店员。他是一个很机灵、很会兜揽生意的人。萨沙穿一件淡红色的礼服，一件胸衣，一条散腿裤子，系着领带。他的样子骄傲得很，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把我领到老板身边，请求萨沙帮帮我、教我干活时，他神气十足地皱起眉头，警告我说：

“必须要他听我的话才行！”

外祖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硬要我低下头。

“你要听他的话，不论年龄还是职务，他都比你大……”

萨沙瞪着两只眼睛，教训我说：

“你要记住外祖父说的话！”

打从第一天起，他就开始热心地充分利用他比我大的优势。

“卡什林，你别老瞪眼珠子。”老板常常劝他。

“我一点也没有瞪，老板。”萨沙低着头回答，但老板揪住他不放：

“你别耍牛脾气，顾客以为你是头公山羊呢……”

老店员很恭敬地笑着，老板难看地噘着嘴，萨沙则羞得满脸通红，躲到柜台里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话，许多话的意思我也不懂，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在说外语。

一旦进来一位女顾客，老板就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摸摸胡子，把甜蜜蜜的微笑挂在脸上。这笑容虽然使他的两颊罩上皱纹，却没能改变他的瞎眼模样。老店员挺直身子，把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腰上，他的手却恭恭敬敬地悬在空中。萨沙胆战心惊地眨巴着眼睛，竭力把鼓起的眼睛藏起来，我则站在店门边，不声不响地挠手，注视着他们卖东西的规矩。

老店员跪在女顾客的面前，令人惊讶地叉开手指，给女顾客量鞋子的尺码。他的两手抖个不停，非常小心地碰那女人的脚，好像生怕弄断她的脚似的，其实那只脚胖得很，活像一只瓶口朝下倒放着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一个女人竖起一只脚不停地抖动，缩起身子说：

“哎呀，您弄得我多痒啊……”

“太太，这是出于礼貌。”老店员赶紧热情地解释。

他贴在女顾客身上的模样真好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转身对着玻璃门，但又忍不住想看 he 做生意。老店员的手法确实逗得我发笑，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那么彬彬有礼地叉开手指，那么灵巧地把鞋子穿到别人的脚上的本事。

有时候，老板从店里走出来，走进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把萨沙叫进去，老店员于是就同女顾客面对面地留下来了。有一次他触到了红头发女人的脚，然后把手指撮起来，放到嘴上吻了一吻。

“哎呀，”那女人惊叫一声，“你真是个顽皮的家伙！”

他却鼓起腮帮，痛苦地说道：

“唔!!”

这时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怕笑得倒下来，便把身子倚在门把手上，结果把房门打开了，我脑袋碰到了门玻璃，把玻璃也

碰破了。老店员对着我直跺脚，老板用他沉重的金戒指敲我的脑袋，萨沙则使劲揪我的耳朵。傍晚我们回家的时候，他狠狠地教训我说：

“这么干会把你赶走的！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接着他就解释说：“如果店员能得到太太们的赏识，那生意就好做了。”

“那女人本来是不需要买鞋子的，可只要能看看招人喜欢的店员，她肯定会来多买一双的。可你却这么不懂事！真拿你没办法……”

这话伤了我的心，谁也没有关心过我，他就更不用说了。

每天清晨，那个多病而又爱生气的厨娘，总是在叫醒萨沙之前一个小时就把我叫醒。我就得把老板夫妇、老店员和萨沙的鞋子和衣服刷干净，给所有的炉子弄来柴火，洗干净装饭用的提盒。到了店里以后我就擦地板，掸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送货上门，然后回家取饭菜。这时，我站门口的工作就由萨沙来代替，他认为这有失他的尊严，于是就对我破口大骂：

“笨手笨脚的东西，让人家给你干活……”

我觉得枯燥乏味，心情不好过。我本已习惯于独立生活，从清早到深夜在库拉维诺的砂土街道上，在混浊的奥卡河岸上，在田野和森林里生活。我的外祖母不在这里，所以我既没有伙伴，也没人可以谈话。而生活却向我露出了它难看的一面、虚假的一面，惹得我很生气。

经常有女顾客什么东西也没买就走了的。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受到了委屈，老板马上收起他甜蜜的微笑，命令说：

“卡什林，快把货收起来！”

接下去就破口大骂：

“呸，跑到这里来闲荡啦，母猪！这蠢货坐在家里闲得发慌，就来逛商店。她要是我老婆，我可要狠狠地揍她一顿……”

他老婆，一身清瘦，黑眼睛，大鼻子，常常对着他跺脚，大声嚷叫，把他当仆人对待。

往往用甜言蜜语、彬彬有礼的鞠躬把一个熟悉的女顾客送走以后，他们就不知羞耻地说那女人的坏话，惹得我恨不得赶紧跑到大街上，追上那女人，把他们所说的坏话，一五一十全告诉她。

我当然知道，一般地说，人们总是好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的。不过这些人议论人家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谁承认过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他们是奉命来审判世人似的。他们忌妒许多人，从来没有夸过任何人，而且知道每个人的短处。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她两颊红通通，两眼亮晶晶的，披一件天鹅绒的斗篷，配着一个黑色的毛领子，她的脸庞高耸在毛领子之上，好像一朵奇妙的鲜花。她解下肩上的斗篷，把它交到萨沙的手上，她显得更加漂亮了。浅灰色的丝绸衣服紧绷着她苗条的身躯，两耳挂着的宝石闪闪放光。她使我想起了美丽的华西里萨，而且我深信这就是省长夫人。他们接待她特别恭敬，见着她就像见着一堆火似的，弯腰鞠躬，不住地说着好听的奉承话。他们三个就像魔鬼似的，在店子里奔来跑去，他们的身影在橱窗玻璃里滑来滑去，好像周围的一切都燃烧了起来，正在熔化，眼看着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形态，另一种形式了。

在她迅速挑选了几双昂贵的鞋子离去之后，老板就嘬了一下嘴巴，吹着口哨说：

“一条母狗！……”

“总之一句话，是一个臭演戏的。”老店员带着轻蔑的神情说道。

接着他们就互相讲述着这个女人的情夫们的情况，谈到她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中饭后，老板总要躺在店子后面的小房间里睡觉，我就把他的金表打开，往机件里面滴几滴醋。我很愉快地看到，老板醒来以

后，两手捧着手表，走到店子里，惊慌不安地喃喃说道：

“真奇怪？手表突然冒汗啦！手表冒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莫非要出什么不吉利的事么？”

尽管店里的工作繁忙，家里的活计很多，但我好像在沉重的寂寞之中昏昏沉沉了，而且越来越经常地想：到底要干点什么才能让他们将我赶出商店呢？

浑身是雪的人们从商店的门口一闪而过，好像他们是在给什么人出殡，送他们到墓地上去，但来迟了，所以急急忙忙在追赶棺材。马车在不停地晃动，艰难地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雪堆。商店后面教堂的钟楼里，每天都响起令人心烦的钟声。原来是大斋^①期到了。一下下的钟响，像用枕头在敲打着脑袋，虽然不痛，但你却感到头发麻，耳发聋。

有一天，正当我在店子门口边的院子里清理刚刚收到的一只货箱时，教堂里的撞钟人走到了我的身旁。他是个歪肩膀的小老头，一身软绵绵的，好像是用抹布做成的。他衣衫褴褛不堪，好像是被狗咬烂的。

“你，上帝的人，给我偷一双套鞋吧，啊？”他提出这一要求。

我没有吭气。他坐在空箱子上，打了一个哈欠，在嘴上划了个十字^②，又说了起来：

“你偷不偷，啊？”

“不能偷！”我告诉他。

“可有人在偷呀！你要尊重老人嘛！”

他不像我身边的那些人，给人以好感。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去偷窃，会同意通过气窗给他一双套鞋的。

“那好吧。”我说。他并不感到高兴，但心平气和地说道：“你不

① 指基督教斋日，共四十天，在复活节前。

② 这是俄国东正教徒的迷信，表示避邪。

会骗人吧？好，好，我看，你是不会骗人的……”

他默默不语地坐了几分钟，用靴底搓搓肮脏的湿雪，然后抽起了陶瓷烟斗。他突然吓唬我说：

“要是我骗你呢？要是我拿起你偷来的套鞋，走到你老板那里，告诉他是你要我付半个卢布卖给我的呢？啊？套鞋的价格本来超过两个卢布，可你却只要半个卢布！是拿去买糖果吃了吧，啊？”

我默默地望着他，好像他已经做了他答应过的事一样，可他仍然低声说着，发出很重的鼻音，同时望着自己的靴子，不断地吐出淡蓝色的烟雾。

“比方说，如果这事是你老板教我做的呢？他说：‘去，给我考验考验那小子，看他是不是小偷？’那会怎么样呢？”

“那我就不把套鞋给你。”我生气地说道。

“既然已经答应，现在不给已经不行了！”

他抓住我的一只手，把我拉到自己的怀里，用冰冷的手指敲我的前额，然后懒洋洋地继续说道：

“你怎么无缘无故地就说：给，拿去吧？！”

“你自己要的嘛！”

“我要的东西还少吗？我叫你去抢教堂，你也去抢吗？难道可以随便相信人吗？哎呀，你呀，小傻瓜！……”

于是他把我推开，站了起来。

“偷来的套鞋我不要，我不是老爷，用不着穿套鞋。我这只是说着玩的……为了奖励你的纯朴，圣诞节到的时候，我放你进钟楼，让你敲敲钟，看看城市的风光……”

“我熟悉这座城市。”

“从钟楼上，它更好看一些……”

他将靴子尖伸进雪堆里，缓慢地走到教堂的拐角后面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颓丧地、惊恐地想道：这小老头是真的开玩笑呢，

还是老板派他来考验我的呢？我心里很是害怕。

萨沙跳到院子里，叫喊起来：

“你搞什么鬼名堂？”

我突然怒火满胸膛，拿起钳子对着他一挥。

我知道他和老店员都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靴子或者一双便鞋藏到炉子的烟囱里，然后在离开店子的时候，把它藏在大衣的袖子里。我不喜欢这种事，感到很害怕，我记得老板说过的威胁的话。

“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老店员偷的，”他严肃地向我解释，“我只是帮他的忙。他说帮帮忙吧！我得听他的话，要不然，他会同我过不去的。老板嘛，他自己以前也当过店员，一切都明白。你别作声！”

他说这话的时候，望着镜子，很不自然地叉开手指，整理领带，就像老店员所做的那样。他总是顽固地对我炫耀他的老大地位和权势，用男低音对着我吼叫。而每次命令我干什么时，他就把一只手向前伸去，做出一个把人推开的手势。我个子比他高，劲比他大，但瘦得皮包骨，而且动作笨拙。他却长得很结实，全身软绵绵的，尽是油脂。他身穿礼服，松着裤腿，我觉得他样子很神气，很帅，但身上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快而可笑的东西。他恨厨娘，那是个奇怪的乡下婆娘，你弄不清她到底心地善良还是狠毒。

“世界上的事，我最喜欢的是打架，”她把她的这对烈火般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说道，“不论是公鸡打架、狗咬架还是庄稼汉撕打，我都一样喜欢！”

要是公鸡或者鸽子在院子里打架，她总是扔下手中的活计，眼睛盯着窗外，观看打斗，从头看到尾，这时她总是不言不语，装聋作哑。到了晚上她会对我 and 萨沙说：

“你们这些孩子们，干吗干坐着，打一架不好吗？”

萨沙生气了，说：

“蠢婆娘，我可不是什么小孩子，我是二掌柜！”

“哎呀，这一点我可没看出来。对我来说，只要你没讨老婆，就是小孩子。”

“蠢婆娘，傻瓜脑袋……”

“魔鬼聪明，可上帝不喜欢他。”

她说的俗语，使萨沙感到特别恼怒。于是他就戏弄她，她呢，就斜着眼睛，轻蔑地望着他，说：

“哎，你呀，像只蟑螂，叫你成了一个人，是上帝犯的一个错误。”

他不止一次地劝我在她睡眼朦胧的时候给她脸上擦黑鞋油或者煤烟子，往她枕头上扎大头针，或者想个什么别的点子，给她“开开心”。但是，我怕这个厨娘，再说，她睡得不沉，常常醒来。一醒来她就点上灯，坐在床上，两眼望着角落里的什么地方。有时候，她到炉子后面来找我，把我叫醒以后，用嘶哑的声音求我：

“我睡不着，列克塞依卡^①，不知道为什么我害怕，你同我说说话吧。”

我似睡非睡地给她讲了起来，她则默默不语地坐着，不时摇晃着身子。我觉得她灼热的身子散发出一股蜡烛和神香^②的味道，说不定马上就会脸庞触地，倒下死去。我吓得开始大声说起来，但她连忙将我拦住：

“嘘！那两个坏蛋一醒来，还以为你是我的情夫呢！……”

她坐在我身旁，老是采取同一个姿势：弯着腰，两手插在两膝中间，用尖尖的腿骨头拼命压着两手。她的乳房不明显，透过她厚厚的粗麻布衬衫，可以看到一根根的肋骨，活像裂开的木桶上的铁箍。她往往默默地坐很久，然后突然悄声说道：

① 高尔基名叫阿列克塞，这是他的爱称。

② 这是说她身上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老是这么心烦，倒不如死了的好……”

要不就好像在问什么人：

“你看我算是活到头啦，是吗？”

“睡吧。”她没让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然后直起腰来。于是她灰色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的厨房里。“巫婆！”萨沙在背地里总是这么叫她。

我向他建议：

“你当面对她这么叫嘛！”

“你以为我怕吗？”

但他马上皱起眉头说：

“不，当面我叫不出口！也许，她真是一个巫婆……”

她对所有的人，都是轻蔑的，总是怒气冲冲的，就是对我也是毫不留情。一到早晨六点，她就揪住我的大腿，大叫大嚷道：

“快起床！抱柴火去！生茶炊去！快去削土豆！……”

萨沙被吵醒了，抱怨说：

“你嚷什么呀？我要向老板告你，叫人没法子睡觉……”

她在厨房里迅速移动干瘦的身子，一双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朝着萨沙那边闪闪发亮：

“唔，上帝犯下的错误！要是你是我前夫的儿子，我就要扒下你的皮来。”

“该死的婆娘。”萨沙骂道。在去店子的路上，他教训我说：“要想办法把她赶走。要偷偷地往所有的饭菜里多加盐，如果她做的菜很咸，大家就会把她赶走。要不就倒点煤油进去！你干吗打瞌睡不干呢？”

“你怎么不干呢？”

他气呼呼地啐了一口：

“胆小鬼！”

厨娘是当着我们的面死去的。她弯下腰身，想把茶炊提起来，

突然一下子就坐在地板上，好像有人当胸推了她一下似的。然后就不言不语地身子往一旁一倒，两手向前一伸，嘴里流出了鲜血。

我们两个马上就明白她死了。但我们吓懵了，久久地望着她，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萨沙终于迅速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我不知道怎么办好，身子靠在较亮的窗前。老板来了，忧心忡忡地蹲下身来，用一只手指摸了摸厨娘的面庞，然后说道：

“她真的死了……这是怎么搞的呢？”

接着他就对着房角，对着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划十字。祷告完了之后，他在过厅里下命令：

“卡什林，快跑去向警察报告！”

于是来了一个警察，但他跺了跺脚，领了点茶钱，就走了，不过后来他又来了，同他来的还有一个赶大车的。他们抓住厨娘的两条腿和脑袋，把她抬到了大街上。老板娘从过厅里探出头来，命令我说：

“把地板洗干净！”

老板还说：

“好在她是晚上死的……”

我不明白好在哪里。睡觉的时候，萨沙异乎寻常地对我温和地说：

“别熄灯！”

“你害怕？”

他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默默地躺了好久。夜是静悄悄的，它好像在倾听什么声音，等待什么，可我觉得过一秒就会响起钟声来，城里的人就会突然奔跑起来，大喊大叫，吓得乱成一团。

萨沙把鼻子从被子底下露了出来，悄悄地对我说：

“让我们一起睡到炉炕^①上去吧，行吗？”

^① 俄罗斯人的炉子上面是可以睡人的。

“炉炕上热得很。”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啊？她真是一个巫婆，……我睡不着……”

“我也是。”

他开始讲死人，讲他们从坟墓里走出来，在城里转悠到深夜，寻找他们过去住过的地方，寻找他们亲人的住处。

“死人只记得城市，”他轻轻地说道，“但街道和房屋他们却已经记不起来了……”

周围越来越静，似乎越来越黑。萨沙稍稍抬起头来，问道：

“让我们来看看我的箱子吧，你愿意吗？”

我早就想知道他箱子里藏的是什么东西了，他用一把挂锁把它锁着，每次打开总是特别小心翼翼，要是我想望它一眼，他就粗暴地问我：

“你要干什么！唔？”

在我表示同意之后，他坐到了床上，没把脚放到地板上来。后来他用命令的口吻，吩咐我把箱子放到他脚旁的床边上。他的钥匙用一根带子吊着，和一个贴身的十字架系在一起。仔细看了看厨房的各个角落以后，他郑重其事地皱起眉头，打开锁，吹了吹盖子，好像那盖子很脏似的。最后他把盖子稍稍打开来，从里面取出几件内衣。

这口箱子有一半塞满了药盒子、包茶叶用的五颜六色的纸卷，装鞋油和沙丁鱼用的洋铁盒子。

“这是什么？”

“你马上就会瞧见的。”

他用两只脚夹住箱子，然后俯下身子，对着它轻轻地哼唱起来：

“上帝……”

我是希望看到玩具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玩具。虽然我对玩具表面上很蔑视，但对有玩具的人，却不无羡慕。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像萨沙这样体面的人，居然也有玩具，尽管他羞涩地将玩具盖了起来，但他的这种羞涩感我是理解的。

他打开第一个盒子，从中取出一副眼镜架子，把它戴在鼻子上，严厉地望着我说：

“没有玻璃，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的眼镜是有的！”

“让我看看！”

“这副眼镜你的眼睛戴着不合适，它适合于黑眼睛的人戴，可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一边解释，一边像老板那样嘎了一声，但马上就胆战心惊地环视一下整个厨房。

鞋油盒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扣子，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解释说：

“这都是我在大街上拾到的！你看，已经有三十七颗了……”

第三个盒子里装的是一些很大的铜别针，也是大街上捡来的。还有皮靴的掌子，其中有磨损了的，有破了的，也有一些完好无损的。还有一些皮鞋和便鞋的扣环，一个铜制的门把手，一个损坏了的手杖上端的骨制镶头，一把女人用的梳子，一本“圆梦与占卜”的书以及其他许多像类似的东西。

在捡破烂、拾骨头的时候，一个月之内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到比这多十倍的东西。因此，萨沙的这些小游戏儿在我的心里引起的是失望、尴尬和对他深深的怜惜。可他却对每一件东西注意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地用手指去摸了又摸。他胖胖的嘴唇郑重其事地嘟了起来，一双鼓起的眼睛感动而关切地望着。不过，那一副眼镜却使他那张孩子般的脸变得滑稽可笑了。

“你要这些东西干吗呢？”

他匆匆地透过镜框瞟了我一眼，然后用清脆的童音问道：

“我送给你一点，要吗？”

“不，我不要。……”

看得出来，我的拒绝和对他的宝贝不屑一顾的态度，伤了他的心。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提议：

“你去拿条毛巾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擦一遍，要不，全盖上灰尘了……”

东西擦干净放好以后，他钻进了被窝里，面对着墙壁睡下了。外面下起雨来，雨水从屋檐上滴滴嗒嗒落下来，狂风吹打着窗户。

萨沙没把身子向我转过来，说道：

“等一等，等花园里的地干了之后，我给你看件东西，你会‘啊呀’一声的！”

我没吱声，铺床睡觉了。

又过了几秒钟，他突然跳起来，两手抓着墙壁，以震撼人心的口吻，说了起来：

“我怕……主呀，我害怕！愿主饶恕吧！这是什么东西呀？”

我也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厨娘正站在面对院子的窗户前，背对着我，低着头，前额顶在玻璃上，就像她生前站着看公鸡斗架那样。

萨沙痛哭嚎啕，又是抓墙又是不停地蹬脚。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跑过厨房，头也没回，好像走在灼热的炭火上，然后同他躺在一起。

我们痛哭嚎啕，直到精疲力竭才睡着。

此事过去几天以后，是一个什么节日到了。我们只做半天生意，然后在家里吃中饭。饭后，当老板和老板娘躺下睡觉的时候，萨沙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道：

“我们走吧。”

我猜想马上就要见到那个让我惊讶不已的东西了。

我们来到花园里。在一条窄小的地段里，在两幢房屋中间，矗立着十五棵老菩提树，粗壮的树干上覆盖着一层像棉花一样的绿苔，光秃秃的黑枝死气沉沉地伸着，上面连一个乌鸦窠也没有。这